



王宏图

深谷中的霓虹

上海新批评文丛



上海新批评文丛

策 划：叶觉林

深谷中的霓虹

王宏图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深谷中的霓虹/王宏图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1

(上海新批评文丛)

ISBN 7-80673-069-9

I. 深... II. 王...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 第 060593 号

丛 书 名: 上海新批评文丛

书 名: 深谷中的霓虹

著 者: 王宏图

策 划: 叶觉林

责任编辑: 尹志秀

美术编辑: 宋玉胜

封面设计: 上海·点石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 李桂香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bs@heinfo.net

印 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石家庄市柏林路 7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

字 数: 216 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73-069-9/1·043

定 价: 1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都市霓彩

略论都市文学经验的特性	(3)
上海的都市风景线	(6)
作为欲望迷宫的酒吧	(10)
酒吧小札之一：袖珍“飞地”	(16)
酒吧小札之二：没有秘密的凯文	(18)
酒吧小札之三：爱琳的情思	(20)
酒吧小札之四：今宵酒醒何处 ...	(23)
旅游休闲：本世纪新兴的生活	
消费方式	(25)
平实的一代	(29)

青春物语

青春物语	
——七十年代作家散论	(35)
狂欢的神话	(43)



欣快的颠覆：身体感性的盛典

——卫慧小说解读 (46)

文坛掠影

透视九十年代 (61)

超越于真实幻觉之外

——兼论《纪实和虚构》、《务虚笔记》..... (65)

《长恨歌》：虚拟化旧上海的挽歌 (78)

形式化的群像风俗画

——王安忆的《富萍》及其他 (82)

幽咽的絮语与反讽

——西飏小说论 (88)

存在的勘探者

——张生小说简论..... (101)

欢笑背后的裂缝

——试论王周生的作品..... (112)

震动不已的竖琴

——虹影诗歌论..... (121)

狂欢的盛典

——默默《四十大惑》与《我在梦见你》简论..... (136)

民间传奇叙事与当下生活的重叠交错

——读鲁雁《最后的庄稼》..... (145)

新一辈的都市改革者

——读李肇正《躁动的城市》..... (148)

《长相思》：一部新古典主义的杰作 (152)

游弋在斑驳的叙述中

——读李大卫《故事没完呢》·····	(155)
尖叫与撕裂	
——读魏微《到远方去》·····	(157)
隐秘的创伤·····	(159)
媒体的狂欢·····	(161)
疯长的文化快餐——“话题”·····	(164)

银屏聚焦

《荆轲刺秦王》：人性的再勘测与历史的再叙述·····	(169)
错位的秘密	
——从黄建新《说出你的秘密》看都市片创作·····	(175)
缺乏诗情哲理的鸿篇巨制·····	(178)
《太平天国》点评·····	(184)

西风微澜

“美丽的新世界”与“巨型怪兽”	
——关于现代性的思考·····	(203)
巨型怪兽的阴影：现代性的总体概貌·····	(213)
现代性不是历史宿命·····	(231)
西化派与传统派两极对立的背后·····	(234)
性经验别具一格的解读	
——读福柯《性经验史》·····	(239)
走近亨利·米勒：文化暴徒与宇宙诗人·····	(241)
卡彭铁尔及其新巴洛克主义风格·····	(245)
我钟爱的外国作家·····	(252)

私人话语

想象世界的吉光片羽·····	(259)
内心的声音·····	(262)
后记·····	(265)

都市麗彩

dù shì lì cǎi



略论都市文学经验的特性



近年来，都市文学渐渐成了文坛引人瞩目的热点。这表现在都市文学的数量的剧增和对都市文学各式各样议论的增多。已成名的前一辈作家的新作大多与都市生活息息相关，新一代作家的作品鲜有不涉及都市的。显而易见，这种情形与当今中国社会都市化的进程恰好吻合。但在一片热闹的喧哗声中，我们要问的是，以都市为表现对象的作品中所包含的文学经验的特性是什么？是不是作品一写到都市生活，它们就必定具备了都市文学经验的特性？

一谈到都市文学，人们通常将它与目迷五色的都市生活场景的描绘联系起来。的确，都市文学不能不触及都市迷人、令人晕眩的感性外壳，但它不能仅仅止于此。都市文学与乡土文学的差异，不单单是空间上位置的迁移，而且是人们一系列内在的感受经验和心理情态的变化。正是后者，构成了当代都市文学经验的内核。

从宏观上看，现代都市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同步一致。现代化的发展，使人的生

存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城市在为人们提供了往昔乡村社会无法拥有的便利、舒适和机遇的同时，也将人推向前所未有的孤独、幻灭与绝望之中，使人们远离大自然，陷于忙碌的日常算计与谋划的泥潭中而不能自拔。这可以视为现代人的宿命，正如德国学者舍勒所说的那样，在都市人的经验中，“世界不再是真实的、有机的‘家园’，而是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进取的对象，世界不再是爱和冥想的对象，而是计算和工作的对象。”（《伦理学与认识论》）

现代都市人之所以陷入这种窘境，有着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现代都市和传统的乡村社会在构成方式上不同，它不是依照狭隘的地域和血缘关系组合而成的宗法组织，而是由众多陌生人聚合而成的、有着高度流动性的场所。尽管都市中的社区在相当大程度上为人们提供了交流沟通的渠道，但与乡村社会中温情脉脉的邻里关系相比，它仍是相当松散的。

更为重要的是，现代都市人丧失了传统社会为他们提供的维系精神平衡的资源——对某种超越性的神圣价值的信仰。无庸讳言，传统的信仰或多或少地束缚了个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但它有着一种难以被替代的功能：解除或是大大缓解人的生存性焦虑和心理压抑。然而，在现代人的生存视野中，形而上的内涵已被荡涤殆尽，留下的只是现时激烈的生存斗争。在这种情形下，困惑、怀疑、焦虑纷至沓来，便不足为奇了。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是意识流小说的里程碑，它开拓了小说叙述新的疆土，但它同时又是一部都市文学的杰作。它对布卢姆、摩莉等人内在心态巨细无遗的描摹，将现代都市人贫乏、琐屑、卑微的生存状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其次，也正由于传统信仰和组织纽带对人束缚力量的减弱，个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动空间。他们在失去传统精神价值庇护的同时，获得了自我发展的大好时机。个体生命在都市生活中对金钱、物质、地位、性的追逐，以及对个体一己生命的探求，成了

现代都市文学经验的重要部分,这最为典型地体现在法国作家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巨型壁画中拉斯蒂尼式的青年人身上。他们从偏远的外省来到纸醉金迷的首都巴黎,寻求发迹的机遇。他们有的飞黄腾达,有的一败涂地。个体这种开放性的命运遭际可以说是现代都市文学与传统城市风俗文学的一大区别。在传统的以城镇生活为对象的作品中,由于个人镶嵌在宗法半宗法的社会组织中,他们的命运轨迹是给定的、封闭的,个体很难突破它的框架,因此对世态人情的描绘成了这类作品中的主要内容。

再次,都市所特有的浓郁的感性氛围构成了都市文学经验的重要部分。都市与植根于大自然的乡村不同,它完全是人工的产物。街道、楼房、机械化的交通工具、广场、购物商场和五花八门的娱乐场所,这一切缀合成了都市硕大的感性面具。和乡村的田野、河流、林木相比,这一切都不是有机的生命体。但人类的文明恰恰在这儿闪现出了其璀璨的魔力。在很多情形下,都市人工化的景观能最大限度地刺激着人的感觉神经,使他体味到前所未有的亢奋,并使他的感觉变得格外精细。这里,都市的感性景观已远远超出了它本身,成了都市向它贪婪不知足的居民允诺的以金钱财富为核心的所谓幸福的标记。同时,都市的这种感性氤氲是都市生活中感官欲望至上的表征。由于和传统的神圣价值体系切断了联系,都市生活以现世、当下的感性欲望的满足(主要是物质财富与性)为最高目标。因而都市感性的外表与内里芸芸众生物质欲望澎湃跌宕的潮汐正好重合。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化,更多的都市将会出现,而都市文学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潮。如何在都市文学作品中成功地展现人们复杂的意绪心态,对作家来说是一项严峻的挑战。

上海的都市风景线

在二十世纪中国都市文学的图谱中，上海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远在三十年代，以刘呐鸥、穆时英、叶灵凤为代表的都会主义小说便着力描绘上海这个当时远东第一大会、 “东方巴黎” 的风景线：这是与传统的乡村田园生活迥然有别的沸腾的都市生活，物质文明所特有的喧闹、繁乱、速度、色彩以及都市人的享乐、淫逸构成了独特的都市经验。在上海这样的都市中，性、摩登、速度、节奏、变化成了人们追逐的神祇。弥漫在咖啡馆、舞厅、饭店、电影院、跑马场中那灿烂的色彩、喧闹的声响、跳动摇曳的情焰、撩拨意味十足的肉欲，成了上海这个东方魔都特有的标记。即便在茅盾那政治倾向十分鲜明的《子夜》中，三十年代上海的都市场景仍是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五十至八十年代初的计划经济年代，上海的都市功能一度萎缩，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展现的都市已不是三四十年代作家笔下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而是新中国建立初期革命政权与资本家进行尖锐斗争的战场。在那个



年代，人的欲望与邪恶划上了等号，都市生活与都市文明在清教意味十足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中，自然而然地成了被铲除、改造的对象。

从八十年代中期起，以上海为表现对象的都市文学开始了其复兴的历程。但最初的一些作品在艺术上并不太成功，这一方面与当时上海的都市功能与氛围的退化不无联系，另一方面又与一些作家没有完全摆脱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模式密不可分。这些作家着力描绘了各个阶层人物的生活，但他们笔下的人物常常是政策与流行政治观念的图解，由于没有触及人物个体性的深层欲望，没有将都市生活特有的色彩氛围传达出来，因而它们还不太具备都市文学特有的审美特点。

上海都市文学的真正复兴要从九十年代才开始。引人注目的是，九十年代初期的上海都市文学的焦点并不是当下的生活，而是三四十年来存在于人们“想象”天地中的旧上海生活。这类作品大多不是虚构性的作品，而是随笔、散文体作品。在陈丹燕《上海的风花雪月》之类的作品中，旧上海的洋味十足的咖啡馆、酒店，租界年代的西式公寓楼、洋房、街巷，都成了人们深情追怀的对象。人们从那历史的遗迹中，悉心搜索着如烟似梦的繁华锦绣。在这类作品中的上海，已不完全是历史上真实的上海，而是被人们理想化乃至美化了的“上海”形象。

王安忆的《长恨歌》在这类作品中可算是出类拔萃之作。这部长篇描述了四十年代后期的“上海小姐”王琦瑶的命运浮沉，但作者的宗旨是要写“一个城市的故事”。王琦瑶早年的辉煌、中年的落寞与晚年的二度青春与上海这座都市在二十世纪盛衰枯荣的历程恰好同步，成了上海命运的一个活生生的隐喻。然而，《长恨歌》对上海当下都市生活的描摹相当浮泛无力，而且带有很程度的虚拟化色彩。

真正承接了三十年代上海都会文学血脉、并将九十年代复兴的上海都市生活予以生动有力体现的还推七十年代出生的一辈作

家，如卫慧等。初读卫慧作品，人们常会为那些生活在都市边缘，被财富、性的欲望搅得忽忽欲狂的新人类或新新人类所震撼，但卫慧作品真正的主人公是上海这座迷宫般的城市。她毫不掩饰自己对上海的热爱：“我住在上海，这是个美得不一样的城市，像个巨大而秘密的花园，有种形而上的迷光。这个城市有着租界时期留下来的欧式洋房，成排成阴的悬铃木，像 UFO 般摩登的现代建筑，植根于平实聪明的市井生活里的优越感，和一群与这城市相克相生的艳妆人。”她的作品在艺术上并不出色，但正如标题所昭示的那样，它将九十年代中后期上海都市生活的场景一一展现在人们面前：糜烂奢华的酒吧，无所顾忌的艳情，令人眼花缭乱的街市，汹涌澎湃的物欲之流。与王安忆等前辈作家不一样，卫慧等人对这个十足性感、物化的上海抱着一种完全认同的态度，在他们的字里行间，没有历史的深度，没有哲理的玄想，没有拒斥批判的情愫，有的只是投入生活漩流的转瞬即逝的感官与身体的刺激与狂欢。

出生于六十年代的西飏以另一种方式来接近上海。对上海这样繁华的花花世界，他与卫慧采取的姿态不同。他明白城市为人们提供了往昔乡村社会无法拥有的便利、舒适和机遇，但他更看到都市将人推向前所未有的孤独、幻灭与绝望之中，使人们远离大自然，陷于忙碌的日常算计与谋划的泥潭中而不能自拔。在城市中，传统社会中温情脉脉的田园诗情调被彻底摧毁，人们的情感世界也日益钝化，萎缩。他在《河豚》开篇对黄浦江上景色的描绘画龙点睛地展示了上海这种冷漠的气质：“一层散不去的烟雾一如既往地压在城市的上空。正是这道虚无的屏障，在夜晚，将整座城市溢出的灯光接收了，反射回去的是令人忘乎所以的粉红色；在白天，它却将曾经是湛蓝的天空过滤成铅灰色，是一种超然物外，甚至是不屑的态度，在此之下周而复始的悲欢离合或生老病死，显得都有些无关重要。”

西飏对四周围的这种生活持怀疑的态度，他试图以写作超越

功利化、蝇营狗苟、毫无情趣的都市生活，并从熙来攘往的喧哗与骚动的狂潮中发掘出烙上他个人印记的诗情。于是，西飏的《青衣花旦》《时停时下的雨》等作品成了在都市水泥森林夹缝中的左顾右盼，他着意捕捉的是不为常人关注、稍纵即逝、飘浮不定的主观意态，它们弥漫在凡庸乃至枯燥的生活场景和人们聚散离合的遭际中，人们内心荡漾着的伤感、落寂和迷惘在其间纤毫毕现。

作为欲望迷宫的酒吧

九十年代后期休闲娱乐场所的大量涌现成了上海都市生活中一件值得铭记的大事，而酒吧成了其中当仁不让的佼佼者，它给上海这座素有“东方巴黎”美称的城市镀上了亮丽的光环。本文中所论及的酒吧，用我的朋友包亚明的话来说，“这些消费场所往往融酒吧、咖啡厅、餐厅于一体，因此‘酒吧’或‘上海酒吧’只是对此类消费空间的一种概括性的指称”^①，它不单纯是具体实在的地理意义上的空间，而是混合了人们的想象、期盼、错觉的综合体。而本文将以此一些新生代作家的作品为资料，分析酒吧作为欲望迷宫的文化意义和功能。

酒吧：敞开的欲望舞台

酒吧，不仅仅是人们单独或三五成群痛饮啤酒、葡萄酒、咖啡乃至各式时新软饮料的场所，对置身其间的许多人来说，它更像是一个敞开的舞台，他们在屋外在大街上被压制、囚禁的紧张度极高的欲望在此得以一展英姿。

酒吧，尽管它所用的材料与日常的现实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

